

“融”云冈经典艺术展走进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数字云冈—元宇宙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11月29日，由云冈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会议中心联合主办的“融”云冈经典艺术展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开展，展览按照云冈石窟分期，分为“真容巨壮”“穷诸巧丽”“法相绵延”三单元，展览时间为期17天，展览期间有专业讲解及VR体验。

北京大学与云冈石窟有着深厚渊源。前有宿白先生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确定云冈分期，提出“云冈模式”，为云冈学的建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后有以杭侃教授为代表的北大后辈考古人，在石窟研究、保护、宣传的道路上步履不停。近年来，以云冈研究院为中心，北京大学与云冈石窟在文物保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取得诸多合作成果。

2021年5月，“北大讲堂online”推出线上直播不久，讲堂便特邀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以《真容巨壮、世法所希——作为世界遗产的云冈石窟》为题，为北大观众直播讲解了云冈石窟的历史与文化，得到众多师生关注与好评。

本次，讲堂与云冈研究院携手推出“融”云冈经典艺术展，首次将云冈

艺术以展览形式引入北大。展览中为大家展出了20世纪初至今百余年间具有重大意义的云冈学术研究成果，呈现了由3D打印技术还原的第6窟菩萨像、七立佛、须弥山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造像艺术。大家可以在展览现场看到云冈的数字化发展，通过VR俯瞰武州山全貌，身临其境，云游览第18窟三立佛洞；把有限的“时间”放进无限空间，在云冈元宇宙中，大家可参与“拼沉睡的立佛”“测大佛的高度”“补北魏的颜色”“辨演奏指挥家”等趣味游戏，或全景漫游云冈石窟景区。同时，展览现场还展出了云冈的特色文创，每件文创产品都创意十足，深受大家的喜欢。

云冈石窟规模宏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技艺精湛，融汇了鲜卑、汉等民族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北魏文明的绚丽瑰宝，也是五世纪中国佛教艺术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诞生的伟大艺术宝库，云冈石窟使石窟艺术开启了大规模中国化的进程。“融”云冈经典艺术展内容精彩纷呈，全方位呈现云冈石窟经典。



3D打印须弥山



云冈特色文创

图之万形，1500年前的云冈雕刻(上)

付涛



第6窟内景

飞越中国，穿梭于云海之中，俯瞰这锦绣山川，处处耀眼夺目。就在这众多瑰宝奇峻之中，在山西大同坐落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她就是云冈石窟。

1500年前，一个叫做“鲜卑”的民族，迁徙至大同，并在此建立了北魏王朝，大同从此改头换面，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一起活跃的，还有佛教。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佛教始终与政治关系紧密。几经沉浮，最后在高僧昙曜的主持下，鲜卑民族创造了云冈石窟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向世界昭告自己的存在，并以一种不易磨灭的方式流传至今。

云冈石窟是第一次由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雕作而成的具有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是公元5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一起，并称中国三大石窟。

法相西来，雕刻技艺巅峰之作

云冈石窟的开凿，与佛教的东传、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密切关联。印度佛教诞生于恒河流域，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在印度河上游形成了新的佛教圣地。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地区）为中心，产生了融合古印度艺术、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为一体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随后，佛教东传势力逐渐增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国都武威），沙门佛事东移平城，后平西域（今新疆），直接导引了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早期石窟：即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114）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

御马前衔覆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铸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以造像的风格和创作的技法来看，是云冈石窟全窟中最早的五座窟，这五座洞窟的主像，身軀均在13米以上，高大雄伟，显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洞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或坐或立，姿态各异，神情有别。

昙曜五佛是云冈石窟的典型代表，也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的顶级作品。大佛身着的袈裟，或披或袒，衣纹厚重，似乎表明是毛纺织品，这无疑是中国葱岭山间牧区国家的服装特征。大佛高肉髻，方额丰颐，高鼻深目，眉眼细长，嘴角上翘，大耳垂肩，身躯挺拔、健硕，神情威严、睿智而又和蔼可亲，气度恢弘。与北魏晚期佛像的清瘦、谦恭，东魏北齐佛像的缺乏神俊、刚毅，唐朝佛像的夸张、柔弱，以及后世佛像的无精打采，判若两类，不可同日而语。诚如唐代道宣大师所云：“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宋·释氏要览》卷2）。

特别是第20窟的露天大佛，法相庄严，气宇轩昂，充满活力，将拓跋鲜卑的剽悍与强大、粗犷与豪放、宽宏与睿智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大佛高13.7米，高肉髻，面相方圆，两耳垂肩。眉目细长，两眼炯炯有神。鼻直口方，蓄八字须，嘴角微微上翘。双肩齐挺，胸部厚实。内着僧祇支，外穿袈裟袒右肩，衣纹厚重，似仿毛质衣料而就。该造像身材魁伟，体型健壮，身体

略略前倾，更显居高临下，威武慈祥。

由于它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云冈石窟早期雕刻的艺术精神，因而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游人来到这里，多有留影，这一形象成为云冈石窟“出境律”最高的佛像，被称为云冈石窟的“外交大臣”。

昙曜五窟，在艺术效果上突出了造像雄浑伟大、盖世无双的气势，在宗教意义上体现了佛法流传不息、世代长存的思想，从而将一个英姿勃发的民族、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刻入山岩，化作永恒。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3窟。这一时期即孝文帝太和年间（471—494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帝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

因此从文帝开始云冈石窟皇家营造大窟大像以昙曜五窟的兴工为起始，经献文帝、冯太后，到孝文帝迁都，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

中期石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基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佛装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

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第9—13窟，俗称“五华洞”，因巧丽斑斓著称于世。窟中人物精雕细琢，造像别具特色。其中的第11窟东壁上保存了《太和七年造像记》，堪称早期魏碑体的一大杰作，是研究北魏书法的重要实物佐证。第12窟，又称“音乐窟”，是研究中外音乐、舞蹈的艺术圣殿。第5、6窟，是一组双窟，规模之大，雕饰之佳，堪称云冈之伟观。其中第5窟主尊释迦牟尼高达17.4米，成为云冈石窟的万佛之冠；第6窟保存着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佛传故事，情节衔接自然，内容贯通一气，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不可多得的现存最早的宗教石刻“连环画”珍品。

当我们置身其中，欣赏着尊尊雕像，听着仙乐飘飘，悟着无因佛界，敬畏那个游牧民族海纳百川气度的同时，身心的尘渍也于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晚期石窟：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基本停止，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娴熟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修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

这些洞窟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

虽然在规模上比早中期石窟大大缩小了，但其艺术发展变化却呈现了较强的势头：窟龛类型复杂多变、壁面内容独具特色、造像服饰华丽精美、平基方格纹饰多变，佛像人物也体现出别样的风采，塑造出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特点，这成为北魏晚期佛教造像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和风格在云冈晚期石窟和龙门石窟北魏窟均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中，尤以第38、39窟为甚，其雕刻内容别具一格，更是用独特的雕刻手法、艺术形式对佛教内容进行了完整的展示，更彰显其艺术、文化的价值。第38窟整体雕刻从窟龛形制到细节装饰，无不精心构思雕造，决不因小失其精，雕刻内容丰富多彩，丰富生活情趣，反映出平城当时浓厚的市井百态，尽显北魏晚期石窟艺术风格；第39窟中，佛塔与塔庙龛的并行演化，与云冈石窟洞窟中的雕刻内容中国化同步而行，展现出云冈石窟艺术的兼容并蓄。

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晚期石窟依然展现了北魏平城时代石窟造像独特的风貌和无穷的魅力。经千百年雨雪风霜的洗礼和战火硝烟的摧残，至今很多石窟已残缺不全，但后人从留下的遗迹里依然能窥见先人敬佛的虔诚、北魏繁华的风姿、晚期石窟的雕刻依然散发着人类文明耀耀的光芒。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世界万物瞬息万变，北魏王朝，在历史上一直以来的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云冈石窟便为我们架起了通往北魏的桥梁，使我们有幸与先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大佛双眸对视的瞬间，历史的过往，有如电影阑珊的片段纷扰而过，北魏佛教的蒸蒸日上，鲜卑人的激情与狂热，那仅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打造出的雕刻王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更为璀璨夺目。



昙曜五窟全景

云冈文化闪耀世界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博览会

真容巨壮 世法所希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日新眺。”



博览会现场

本报（记者 赵喜洋）11月23日上午，“2023世界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博览会暨合作大会”在四川成都顺利举办。云冈研究院作为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价值传播、云冈学建设和数字化保护利用等方面的成果。

云冈展厅主要分为三个版块，一是保护成果，集中展示云冈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的工作业绩；二是“云冈学”科研成果，突出展示云冈研究院在科研院的发展战略下，“云冈学”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是文旅融合，展示云冈研究院在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方面的成果。

本次展览以保护传承、交流互鉴、创新发展为宗旨，突出实景、实物展示，通过“第12窟前室东壁第三层大型等比例3D打印复制品”、“数字云冈一元

宇宙”的虚拟空间、现场讲解互动等方式，使观众深入了解云冈石窟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特色，深刻体会云冈石窟的文化魅力和丰富内涵。

特别是“数字云冈—元宇宙”板块，它以“文明、经济、生活”三大体系为内容，围绕“文明探索”构建云冈石窟和各类主题展览的虚拟空间，打造多元互动的虚拟世界，充分展现数字科技赋能文物保护的新发展。现场观众可扫码进行线上游览体验。

展会为期三天，内容精彩纷呈。通过展会平台，共同探讨了解国际化视角下的多学科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新技术及文物领域科技应用新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加强中国文物价值的科学阐释与解读，促进国际合作交流以及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